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山水情 第十二回 歸故里逃婚遇仙渡

閒坐山亭心事繞。想起佳人，對扇頻呼叫。癡情正濃奴至擾，朋儕入幕情偏惱。計賺成婚洞房鬧。花燭相輝，照耀鴛鴦好。五夜坐懷不曾亂，孤帆渡去湖濱渺。

右調寄《蝶戀花》

卻說衛旭霞自那日尼庵不遇，逢僧留宿後歸家，未免到這些平日相知的山人文士那邊，通去投刺拜過，我往他來，准准也鬧了三四日。一日在家獨坐，想到了竊題作稿，自己中了，背著卿雲，如坐針氈的不安，心裡著實懊恨道：「為人在世，負義忘恩之事，切不可做的，不意我竟蹈其轍！那母舅、表兄，就如兒子、兄弟一般待我，況且若無他牽引去看書，那裡有湊巧處？我這日自然該通知他，使渠也在窗下做就，或者竟得折桂同回，豈不是全美之事？今日看他下第，於心何忍！」

想罷，又道：「目下因這些應酬碌碌，自己心上之事倒忘卻了，不免去取那素瓊小姐的畫扇，並這芳姿遺照出來，親近一番，以解寂寞。」遂向匣中去取遺照，念過一遍，乃道：「如今有了他的親筆真容，這幾句摹效想像之言，用他不著矣！」隨即袖了，將那畫扇輕輕揭開，仔細一看，不知不覺的亂呼亂叫起來，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這樣千嬌百媚的芳容，與小生並著香肩，立於紅芳曲徑之中，好一幅『劉阮入天台』也！」正想入癡境，忽見山鷓兒進來報導：「花遇春相公在外。」

旭霞慌忙袖了扇子，欲要出去迎接，那花遇春立在面前。遂拱入室中，作揖坐定。茶過，遇春啟口道：「前承新貴光顧，因有事往雲間，致失倒屣，兼拜賀遲了，今特告情。」旭霞道：「尊駕枉過，茅捨生輝。」寒溫過，乃道：「遇春兄幾時不曾到鳳老先生處去了？」

遇春聽見旭霞啟口就問及鳳來儀，便暗想道：「莫非他先曉得鳳老要與他聯姻，有所慕而問之？若果是此意，待我乘機說去，這個媒人自然有八九分光景了。」想罷，回答道：「小弟今早正在他家來。敢問旭霞兄，問鳳來儀怎麼？」旭霞道：「小弟前日去拜望，見他園中橘有千頭之富，不亞巴邛樂境。」遇春道：「吾兄還不曾到他內園去，真個竹林藥圃，有靈仙之樂。中有四宜堂，春則杏花疏雨，楊柳輕風；夏則竹陰漏日，桐影扶雲；秋則霜紅霧紫，點綴成林；冬則積雪初晴，疏林開爽。如此雅地，此老日坐其間賞玩，亦可稱陸地神仙矣！」

旭霞道：「這也是他修來之福。」遇春道：「但是天地間之事，盡有許多不平處。我道此老受用之人矣！但天公再與他一個兒子，遂足渠之志了。」旭霞道：「我向與他往來，倒不曉得他無子嗣的。」遇春道：「有是曾有過的，奈生而不育。目下有一個瑞珠小姐，年將及笄，意欲招贅，正在那裡揀擇。」旭霞道，「也是他正經處，原不可造次的。」

遇春道：「他的揀擇，非一日了。向來原有許多巨富豪華，央媒造求，此老立意要擇一風流才子。這起膏粱子弟，縱衣文繡之美，不過是羊質虎皮，怎入得他的眼睛？故此他再不輕諾。如今不知那裡想著了吾兄尚未求鳳，竟爾屬意，特命小弟到宅而效執柯，不識尊意可否？」

旭霞道：「這也是蒙他垂愛。但小弟孤貧，枯朽萬難安敢仰附喬木！」遇春道：「旭霞兄簇簇新的一个折桂客，看遍長安花在即日矣，何謙言若是！兄的意思，或者欲與當道軒冕聯姻，不願與退歸林下者締秦晉耳！」旭霞道：「遇春兄說那裡話來！弟雖僥倖，亦何足道？豈不聞『饑來一字不堪煮，寒到何書堪作絮』？倘然允了，可不是誤了他令愛的終身了？」

遇春道：「依愚意來，若俯就了，後日真個享用不盡的呢！不是得罪說，莫要當面錯過了。」旭霞道：「承兄雅愛，極該從命的。奈目下即欲北上會試，縱允也不及了。來春場後歸家，再作區處可也。」遇春道：「吾兄北上之期，尚可稍緩幾旬。倘尊意允的，不如目下允了，做過洞房花燭的小登科，到京去趕這金榜題名的大登科，豈不是人生的至樂之境？」

旭霞道：「本非我之堅執，其實還有個隱情，故爾不敢輕諾。」遇春道：「什麼隱情？莫非吾兄已先有了意中人？待年而娶麼？」旭霞道：「小弟也粗知書理的，這樣桑間濮上、私期密約之事，再不做的，兄何以輕薄待弟？」遇春見他似有怒意，乃道：「小弟不才，謔浪之言，冒瀆了。看起尊意來，真是不肯俯就的了。在弟原不敢強，只怕鳳老先怎肯息念？」旭霞道：「幸為決辭，勿再勞神。」遇春只得起身道：「如此告別了。」旭霞遂送他出門。遇春悶悶不樂而去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鍾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旭霞轉身進來，暗中思想道：「我本無心求富貴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。想這鳳來儀倒也好笑，驀地叫這花遇春來做媒。看他的言語，似欲急於成就的意思。我想起來，他原是一個富宦，雖則是賦歸去來的，拚取賠家私招女婿，那一處沒有？為何見愛我一個窮舉人？更可笑那花遇春，只管贊美他，暗中打動從與成事。殊不知我衛旭霞，可是貪得之徒？若說他的女兒是絕世無雙的美貌，猶可動我癡情一二；更且大不然者，我之姻緣，有鄔氏素瓊為念，這些言語，可是套得我心中所慕之秘？」正是：

饒君搬盡瀾翻舌，難奪心中向慕私。

卻說那花遇春思量做成了這頭媒人，滿意發一次大財，豈知衛旭霞鐵錚錚的辭了，心中懊恨。出了他門，在路上自言自語，數說那旭霞道：「我想這個窮鬼，天大的一碗香花米飯作成他，倒是大模大樣。如今幸得中了解元，鳳來儀勢利你，要送家私美女與你。若照舊是個窮秀才，只怕你要去求他，也只好做個夢兒想想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走，頃刻間到了鳳家門首進去。恰好鳳來儀也在外邊探望回音，見了遇春到來，欣欣然的接他到堂中去坐下，遂問道：「所煩執柯可有幾分允意麼？」遇春道：「領尊命去，不想那個小子竟爾一派設辭，執意不諾。」來儀道：「他設辭恁的來？」遇春道：「他說自己貧乏，不敢仰攀，恐誤了令愛的終身。目下又要上京，待來春場後，歸家再商。更有無數虛浮之言，難以盡述，總之是不允的意思。就是來春再商之言，明明裡是推辭了。」

來儀道：「他雖則是個解元，我原是一個甲科，諒起家聲來也不為玷辱了他，何竟卻我，實為可惡！」遇春道：「老先生不消煩惱，若決欲招他為婿，晚生倒有一計在此。」來儀道：「學生也不是什麼必屬意他，因小女的性度幽閒，配不得那些豪華公子，諒他是個孤寒拔解，無驕傲之氣者，也是相稱的，故發此念。敢問遇春兄有何妙策？」

遇春道：「依愚見起來，莫若老先生與尊夫人、令愛商量通了，擇一吉日，排下筵席，喚齊樂人掌禮的在外俟候，寫一個名帖，喚尊使送去，只說請他踐行。待晚生促他到來，至了席，到黃昏時，鼓樂的鼓樂，掌禮的掌禮，使他措手不及，扯他結了親，進入洞房，做過花燭，這時節難道還怕他推辭麼？」來儀道，「妙是極妙的，但恐不雅，被人談論。」遇春道：「老先生得了佳婿，我道有人歆羨，那個敢談論呢？」

來儀道：「待我進去與拙荊商量。」遂到裡面去了。不一時，走出來對遇春道：「學生進去，說兄妙計與老荊聽了，著實稱贊算計得好，遂與小女說明了。即取曆日看時，你道好不湊巧！明日竟是黃道吉日，周堂大利的，不知可就行得否？」遇春道：「凡欲做機密事，以速為貴。若停留長久，就難成了。」來儀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早一面備酒，一面煩兄去拉。」說罷，來儀即抽身進去，支值了半日。

到得詰朝，遂寫一個午刻求敘的帖子，喚家僮隨了遇春，到旭霞家去。那遇春在路上，揚揚得意的道：「今日此事成就得中了我計，花遇春下半世不愁無吃穿了。」正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不一時，到了旭霞門首。只見雙扉深扃，落葉封楹，闌寂無人。遇春心裡頓然吃驚，想道：「我昨日來時，門兒大開，今日為何牢閉在此？莫非他遠出了？若是不在家裡，哄這鳳老備酒熱鬧，真個是『畫虎不成反類狗』了，這便要被人談齒了。」想了一

回，乃道：「待我且扣他一下，或者在家裡，亦未可知。」

想罷，遂扣了幾聲。那山鷓兒在裡面聽得剝啄頻頻，走出來啟門，見了花遇春道：「花相公，今日為什麼事又來？」遇春道：「要會你家相公。可在家麼？」鷓兒道：「在裡邊。」遇春聽得山鷓兒回言「在家」，心上這個驚塊頓然脫去，喜孜孜的一徑走到書房中去。

正值旭霞隱几而臥，遇春把手一拍。旭霞醒來，仔細看時，竟是花遇春立在面前，心上又著驚，暗想道：「必然又是昨日之事來歪纏了。」遇春啟口取笑道：「新解元也要夢見周公麼？」旭霞道：「小弟怎能學夫子之事？是效宰予之行耳！」說罷，拱遇春坐了，乃道：「昨日所言姻事，想為弟辭脫了。」

遇春暗想一想，遂假意答言道：「昨者領命而返，細細述與鳳老先聽了。他始初似有不悅之色，被弟委曲一說，然後乃得釋然。如今招贅之意，絕口不談起了。聞兄即日榮行，今特遣使者致簡，奉屈祖錢。恐兄鄙棄，不屑枉駕，又命小弟隨至相拉。」即去接這請帖，遞與旭霞。旭霞接了，暗想道：「辭了他的婚，自然要怪著我，何特來招飲？其中必有緣故，也不是輕舉妄動的。我道還是辭了他為上策。」

想罷，對遇春道：「小弟無知，違了他的美意，正罪重如山，今日復有何顏赴召？此斷難去相見的。亦必要煩吾兄為弟辭了，容日當請謝鳳老先生堂階何如？」遇春道：「旭霞差了！昨日請婚，百年大事就是不允，也怪你不得了。今日屈駕錢行，是他的厚意；若又辭了，道是吾兄新貴，鄙薄他退歸林下之人了。心裡連這辭婚的懊惱，又要提起來，就要存芥蒂了。還該速速命駕，去領情才是。」

旭霞被花遇春這一番奸巧之言，說得心裡猶豫不決，又想道：「我若去的時節，又恐怕辭婚之事未必渠心釋然，被他當面諛讓幾句怎處？我若不去，真個惱了此老，使他藏怒蓄怨，就不美了。」

正在躊躇之際，遇春乃道：「小弟與兄，素稱莫逆，難道有什麼哄騙，只管如此狐疑？」旭霞道：「不是小弟疑惑，其實汗顏難去。一定要求鼎言代辭。」遇春道：「那鳳老先生因恐吾兄拒卻，故囑小弟來拉。若反是我去代言辭酒，可不是托人托了鬼了？吾兄是高明的，請想一想：還是代辭得，代辭不得？」說罷，竟一把扯住，立刻就要起身。旭霞此時倒沒主張，諒難推脫了，乃道：「承兄雅愛，待小弟進去換了衣服，同去便了。」

遇春見他是肯去的意思了，即放著手，讓旭霞走到裡面，換了新中華服，袖好了這把不離身的畫扇，走出來吩咐了鷓兒一聲，遂同遇春步出門庭。說說話話，頃刻間到了鳳家門首。遇春先著使者進去通報過，然後拱旭霞進了頭門。

那鳳來儀恭恭敬敬出來迎接進廳，各施禮畢坐下。堂後即點茶來吃罷，旭霞乃啟口道：「蒙老年伯垂愛，年姪轉展思之，實顏厚難於赴召的。緣遇春兄道及老年伯盛意，恐卻之不恭，故敢斗膽輕造。」來儀道：「前承光降，即欲留足下小酌的，怕輕褻了，所以不果。今聞尊駕榮行在即，特備蔬肴，聊作祖觴，幸勿鄙罪。」說罷，隨引旭霞到四宜堂去賞玩，又於園中游遍。

因天寒日短，不覺陽烏西墜的時候了。恰好他家僮進來，請去坐席。來儀、遇春兩個陪了旭霞，原到正廳上去。只見列酒三桌，擺設甚是華麗。旭霞暗地躊躇，乃對鳳來儀道：「何必這樣過費？敢問老年伯還有什麼尊客麼？」來儀道：「學生粗性，凡是注意那位客人，再不肯去牽枝帶葉，請來混帳的。」遇春接口道：「旭霞兄，這便見鳳老先生尊重兄了。」旭霞道：「如此一發不安了。」說罷，來儀把盞定過席，大家坐了，觥籌交錯。

飲過幾巡，來儀送過令，又自暢飲一回，竟值黃昏時候了。旭霞正欲起身告別，忽聽得後堂鼓樂齊奏，人聲喧沸起來，道是古怪，乃問遇春：「這酒席已闌，是告止的時候了，怎的反作樂起來？」遇春道：「不瞞兄說，昨日尊性堅執，今日諒難再辭了。」

旭霞聽了遇春之言，嚇得面如土色，乃立起身來道：「怎麼今日難辭？莫非是吾兄哄小弟？」遇春道：「小弟怎敢哄兄？鳳老先生道是昨日卻了他的尊意，戀戀於心，恐怕吾兄別締姻盟，失卻英俊，舉世難覓了，故畫此策，請弟拉兄到來成親，並不乾小弟事。」旭霞道：「遇春兄差了。婚姻百年大事，豈可造次逼得的？況且小弟另有立志，昨日不曾對兄說得。先人靈柩尚未卜牛眠之地，倘有際遇，先行了葬親大事，然後自己覓婚，豈可日下滅理違天，草草而就。」正與遇春在那邊講論，鳳老捉空進去，與顏老夫人俱換了公服，樂人、掌禮的一齊擁了新人出來，拖單廳上，唱起禮來。

旭霞仔細一看，但見一個娉婷小姐，立於猩紅單上，此時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欲要逃走，怎奈攔阻者多，真個計無可出了，乃暗想道：「我目下若露出了不願的主角，使他們知覺了，就要防閑看守起來。不若倒做一個大模大樣，且行權宜之術，順從他結了親。入了房的時節，哲學那柳下惠坐懷不亂，一齊挨到天明，捉個空兒，神不知、鬼不覺的逃出他門。隨到蘇州母舅處住下，等那素瓊小姐到尼庵來面會一番，竟至京都去了，有何不美？好計，好計！」乃對遇春道：「六禮未成，這便怎好行得？遇春道：「鳳老先生之意要從權了。今事如此，大家混帳罷罷。」說畢，那花遇春喚那賓相唱起禮。

旭霞此時，諒難推阻了，只得勉強應承；結了親，進入洞房。做過花燭，心上只想著意中人兒。這時，縱使那鳳小姐有千嬌百媚之容，也不去親近，竟自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邊。鳳小姐又是深閨淑媛，年輕面重的，見新郎亦自害羞，不敢啟口。

兩人默默對坐，挨到東方將曙之際，旭霞竟自撇了小姐，悄悄的步出洞房，走到日裡間玩的園亭靜處。四顧一望，寂無人聲。見得牆角邊有兩扇竹扉，輕輕的開了；走出園門，喜得天色漸明，路徑有辨，三腳兩步的出了深林僻徑。認真了路一徑到家裡來，吩咐了鷓兒一聲，啟了護書，取出張紫陽的丹藥來，佩在汗巾頭裡，帶了幾錢銀子，恐他們追至，連早膳也不吃，忙似箭的走到航船渡口，仔細一看，豈知日日裝載的船因天色尚早，影兒也不見有。但見扁舟一葉，坐個白頭老翁在上。

旭霞啟口道：「老官兒，你的船可是搖載的麼？」老翁答應道：「正是。」旭霞道：「我要蘇州去的。」老翁道：「既如此，請上船來。」旭霞走到艙裡坐下，那翁又道：「相公，今日風又大，船又小，替你冒好了，請安置裡邊，待我搖去。」說罷，把蘆席冒了前後。旭霞睡在艙裡，隨波逐浪的去了。正是：

鰲魚脫卻金鈎去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不題。

卻說那鳳家到了天明，只道新女婿在洞房中如魚似水的歡娛，誰知驀地裡起出這樣風波來。那鳳來儀夫妻兩個曉得了，都氣得似泥塑木雕的形像，你我埋怨反目，又去怨那花遇春。遇春道是自己畫的策，也覺呆了，恐怕纏出是非來，累及己身，先往旭霞家去探望得了實信，知是去了，諒無復來之意，必要到掣肘的地位，也徑不去報知來儀，亦自抱頭鼠竄的去了。鳳家不見了花遇春，道是他怕埋怨，躲避了，只得差幾個人，到衛家追問，詢得蘇州去的實情，來回覆過。

卻說那鳳小姐知道了，暗地裡埋怨父母，恨著自己命薄，竟自把這一頭青絲細發都剪掉了。這時節，鳳來儀夫婦聞之，也只好暗裡氣悶。正是：

為惜英才開雀屏，豈知坦腹只展禽。

雞晨潛遁逢仙渡，笑殺周郎計不靈。

那衛旭霞不知著落何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花遇春自是絕妙口才，雖為鳳老設計，然在衛生處亦不毒。

衛生逃婚，在鳳老、花生處通不妨，但難為小姐耳！